

有那些坚贞不屈，被迫害致死先走的同修，这里不包括）。但，不管哪条路，如果出来后还是认识不到根本执着，法理上没提高上来，不去实修掉这些执着，还是很危险的，旧势力还会盯着你不放。当然，它存在的原因可能不只简单的这么一个，但就修炼个人而言，无非就是这个了。

要想解体它，也很简单，但实修当中要求就高了。那就是：只要每个人能及时在法上认识到自己长期放不下的执着，及时的在法上修掉它，哪怕没完全修掉，但自己真的在实修当中严格要求自己，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那么任何邪恶也就不敢动你，因为你是按师父要求的去做了。一个人能做到这样，那么这个人就会超越旧势力的安排，“洗脑班”存在与否对这个人没影响。如果所有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无形当中我们整体也就达到了在法上的提高了，在整体上超越了旧势力及其安排，邪恶没有空子可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洗脑班存在还有意义吗？实际上已被解体掉了。

从另一角度讲，我们现今修炼的目地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证实法。修炼当中的每件事都是为了这个根本目地的，所以，解体洗脑班也是为了正法和救度众生的需要而为的，而不是为了解体它而去解体它。师父在最近发表的讲法中，也谈到了在正法过程中，师父根本没把“中共”当回事的法。现阶段我是这么理解的，目前，讲真相救度众生，对有些学员（也包括我）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懈怠。原因是正法进程到这里了，要救度更多众生，需要大法弟子继续提高心性，具备足够大的慈悲之心，才能精进起来，继续救度更多众生，包括那些做了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但又是有缘份的人。

自己目前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与同修切磋，有不符合法的方面请指正。也希望，曾经经历过“洗脑班”迫害的同修，写出自己的所悟，发到明慧，共同提高吧。谢谢，合十。

解体洗脑班

明慧文章汇编

目 录

从法上认识“洗脑班”，解体“洗脑班”	3
破除洗脑班的心得	5
口出利剑 洗脑班震撼	12
运用神通解体洗脑班	13
持续发正念 闯出洗脑班	16
走出洗脑班的过程	16
正念否定邪党洗脑班的诱骗	18
彻底解体洗脑班	19
揭露洗脑班伪善后面的邪恶	22
迫害中的“白脸”与“黑脸”	24
对解体洗脑班的一些思考	26

法抓进去之后，才认识到自己的一个最大的根本执着——情、色、欲，对这些东西没能严肃的正念对待。

长期以来，甚至从小时候说起，我的身边就女性多；而且尽管本人其貌不扬，可都能得到一些女性的好感；有时自己有意无意的在情色心之下，也会对别人有好感，甚至可能让人家感觉到。从学生时代，直到步入社会工作，不同时期都有一些情、色、欲方面的事情出现，但那时没修炼只知道被其所累，所烦，所缠绕。到走入修炼后，因在这方面出的问题，几乎贯穿修炼以来的整个过程。所以，对我来讲，情、色、欲就是旧势力安排来的看我能否闯过来的所谓一个最大“考验”。但我清楚，尤其现在心里更清楚，那些是些什么东西，又为什么会存在，它们不是我先天的东西，决不承认旧势力的这种安排。

当然，开始不知道。进洗脑班后，师父以一个情景展示点化我，是情、色、欲之心的执着造成的。而且即使师父跟旧势力说明了一些真实情况，想不让它们用这个办法，那也不行，它们就执着于它们要干的。所以，在自己没做好的情况下，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在此之前，师父曾多次点化。而且，法也学不好、发正念受干扰，工作太忙，与同事矛盾也多了，发资料讲真相阻力也大，等等。甚至，在同事面前与妻子吵架，原因是自己对一个女同事的情放不下，导致妻子的不满，找理由吵了起来，自己还不悟，在那里强辞夺理。此外，那时在夫妻生活上一直没有突破，每次过后都后悔，可又不能正念十足的约束自己。都没能认真向内找，终于发生这种迫害。因为没有强大、坚定的信师信法的正念，又在疑心、怕吃苦等人心的执着下，违心的被转化后才出来的。

所以，洗脑班就是旧势力在正法期间为大法弟子准备的，是旧势力想用其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因为学员的一些执着长期不去，师父点化也不悟。不按照师父要求的走，那决不是简单的问题，那一定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它们自己都说，它们的安排是有一套系统的。如果无意当中承认了这些安排，那就上当了，根本就走不通的，就是要毁你的。所以，只有两条路，要么转化，要么正念闯出来，（当然还

慢把你拉到常人的起点上。从狱中回来后，每当我想看电视时，便想起这段经历而不看电视。恶党的电视只不过是把“假恶斗”和“名利色气”这一套通过画面和视觉打入你的大脑。你看就是在求，他就有机会污染你和腐蚀你的正念。

又有一次，一个看似很善良的警察对同修说：“想家吗？”同修说：“想。”“想给家里打电话吗？”同修说：“想。”“那就用我的手机给你的家人打个电话。”说着，便把手机递给同修。于是，同修便和家人通话。同修很感谢警察给他提供和家人通话的机会，当时只是想：警察里也有好人。可是，当连续发生相同的警察给同修提供给家里打电话的事情后，同修警觉了，觉得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这其实是一种情的考验。

当接电话的妻子诉说着孩子无人照看，自己身体又不好而需要你关怀时，你的心是否颤抖？当接电话的年迈父母身体多病而需要你尽孝时，而远在千里之外的你是否心在流泪？当所有的亲人在电话中苦苦劝你好好表现、写三书早点回来时，你是否心有所动？当……

另外空间邪恶看的很清楚，它知道你执着什么和看重什么？哪里是弱点它们就在哪里下手。

其实，邪恶不管是唱“白脸”也好，还是唱“黑脸”也好，只有我们正念强，这个心紧紧和大法与师父连在一起，时刻用法去衡量，就能破解一切所面临的形形色色难关。就能不被邪恶左右。也不会在修炼路上留下污点。

写出这段经历，意在揭露邪恶和提醒同修。

对解体洗脑班的一些思考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月三日】自己曾经被强行抓进过去这个洗脑班，在里边经历了他们那一套转化大法修炼学员的一些方式，但不是全部的。由于先前学法不好，修大法的基础打的不扎实，对人的一些根本执着认识、重视的不足，没能及早主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最后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到底是什么执着，才造成这样的迫害。被非

从法上认识“洗脑班”，解体“洗脑班”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回忆自己修炼的前前后后的变化，深知我是大法的受益者，我的现在的处境，不是师父和大法造成的。由于受共产党文化的毒害，我过去认为共产党并不太坏；但是，在我五次被非法关押、二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的过程中，我与邪党执法人员的零距离接触，从他们的身上，我逐渐读懂了共产党的“假恶斗”的邪恶本质，对共产党有了较清醒的认识。那时我认为我现在的处境，就是共产党直接造成的。那么为什么有的大法弟子却没有受到共产党的直接迫害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痛苦的思考着。这时，慈悲的师父看到我真的是在思考这些问题，师父就帮了我，师父讲的法理在我的脑海里慢慢的浮现出来。我用法理来衡量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剖析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我对“洗脑班”的认识才逐渐明朗起来。

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上看，“洗脑班”是邪恶的中共“六一零”的邪恶附属机构，是旧宇宙邪恶势力因素在人间的表现形式之一，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实施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所谓的“检验”的。实质上是针对师父和大法来的，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毁灭众生来的。在师父正法到了最后的今天，“洗脑班”还在不少地区存在，有的还很猖獗，破坏力极大。分析其存在的原因，我认为有二：一是邪恶不管少了，但是它还是不听师父讲的法，还不愿退出历史上它们的所谓的参与正法的安排；二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还没有整体走向成熟。这是旧宇宙“相生相克”法理作用的结果。

慈悲的师父又让我回忆起《导航》中所讲的法。从师父的法理中，我明白了：“洗脑班”就是针对师父和大法来的，这对师父和大法而言，邪恶是没法破坏的；“洗脑班”也是针对担负着“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来的，这对大法弟子而言，就是要彻底否定和冲过去的。在

“洗脑班”里，邪恶的目地，就是制造各种迷惑，尤其是对师父和大法制造各种恶毒的谎言，看大法弟子怎么动！如果我对师父自己提到的“我学的这个法对不对、正不正？李洪志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造谣中伤的邪恶势力，它说的对不对？”这三个问题彻底明白了，“洗脑班”对我就不起所谓“检验”的作用，它对我就是不能成立的，就是不存在的邪恶机构。如果我今后走的正，我就不会在其中了。“洗脑班”在我那儿就是彻底解体了。在实践中，我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再没有受到“洗脑班”的威胁，从监狱中堂堂正正的回家了，走师父安排的路，汇入到救度众生的洪流中。

值得强调的是，明白这三个问题不容易，这就是正法修炼的大法弟子人人都要明白的修炼问题，包括了许多方面的法理要明白：如“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关系”、“众生和大法弟子的关系”、“新宇宙和大法弟子的关系”、“师父和新宇宙的关系”、“法轮大法和新宇宙的关系”、“法轮大法和众生的关系”、“大法弟子和共产党的关系”、“三界的存在意义”等等问题。明白这些问题，就是在洗净自己，就是在开创自己要走的路。如果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明白这三个最基本的正法修炼的问题，都扎扎实实的走过来，就不存在所谓的“转化”了，就不存在写所谓的“决裂书”了，“考验”大法弟子的“洗脑班”就自动解体，就不存在了。

事实上，有的大法弟子在邪恶开始迫害前就明白了，他就没有受到“洗脑班”的直接迫害；有的大法弟子在迫害早期就明白了，迫害的就不严重；有的大法弟子在较晚的时候才明白了，迫害的就严重；有的大法弟子到现在还不明白，就迫害更严重。旧势力的邪恶因素认为，还有大法弟子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些问题，“洗脑班”就有理由存在，就应该存在。这就是“洗脑班”存在的真正原因所在。只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给师父造成了巨大的阻力和损失，给大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给自己和众生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明白法理，就去不掉人心和执着，这是绝对的。教训是惨痛而深刻的。

多学法，向内找，在法上修，在法上认识法，明明白白的做好“三

善似的“白脸”迫害时，很多同修便看不清或很容易上当。

在劳教所期间，我和同修曾经历这样几件事，一次，一个同修被恶警吊在铁管子上，打的死去活来，正在这时，另一个警察来了，看同修被打的惨状，厉声喝道：“别打了，你这是干啥呢？打人是犯法的，叫头知道还不处罚你。”打同修的警察走了后，这名警察把同修手铐打开，扶着坐下，嘴里忿忿的说：“什么警察？这赶上土匪了。把人打成这样。一个炼功的也不是刑事犯，凭什么出手这么狠？”一边放同修回去，一边友好的说：“回去休两天，吃鸡吗？我给你买一只烧鸡。抽烟吗？我给你买两盒烟。我们警察也不一样。警察里也有好人。”而且，还真的买了一只烧鸡送给同修。开始同修对这种现象迷惑，可是后来这名警察让同修写三书时，同修一下明白了：他前边唱“白脸”和那个打他的唱“黑脸”其目地是一样的。

问题是当看到唱“白脸”的警察险恶用心时，你能否正念揭露和抵制？你是否能很有勇气的义正词严？因为你毕竟吃了人家的烧鸡，你毕竟接受了那看似“真心实意”的关心和照顾。如果你还有人的面子心或不能正念揭露对方，那真的就被他拿下了。

还有一次，恶警把他们认为很“顽固”的大法弟子集中到电教室，说是让大家看电视，看什么内容呢？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我们平时看电视那些频道和内容。什么广告啊，什么故事片啊，什么连续剧啊……开始有几个同修不看，因为不知道邪恶又要什么花招，便转过身脸朝着窗外。可是，电视的声音和内容不断传到耳中。而且看电视的同修不断发出嘿嘿乐的笑声。没看电视的同修就想：“他们乐什么呢？”于是也回过头来瞅一眼电视，一看没有攻击大法的。都是平常的节目，那就看几眼吧。看来看去，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没过三天，不用警察组织，到点时同修自己就提着凳子端着水杯去电教室了。

后来大伙终于悟明白：恶党的电视，不管放什么节目，都是邪恶毒素的慢慢渗透。只要你看了和接受了，那便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让你质变。表面上警察好象对你很关心，其实是用这种手段慢

认为我为他们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师尊在《走向圆满》中的一段话：“而且它们控制着邪恶的人针对人的一切心，一切执著，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检验大法与弟子”。我明白了，无论邪恶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这就是迫害的实质。我以为我没有被他们洗脑，其实当我因有执着心不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证实法时，我已经是被洗脑了，而且是顺从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接受了他们那一套，这真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达到了温水煮青蛙的效应。

以上只是我在现阶段的粗浅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迫害中的“白脸”与“黑脸”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身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在迫害网上已经曝光很多了，然而，对于他们的伪善和“软刀子”的迫害却报道的不多。在十余年的迫害中使我们看到，不管邪恶采取什么招数，目地都是要使你正念下滑，从而把你拉向人。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深切体会。

记得恶警对我非法审讯时，24人分成12组，2人一组，昼夜24小时车轮战似的折磨我，他们每组审问我时，都问着一个相同的话题：“资料是哪来的？说吧。你不说我们也掌握，现在就看你的态度……。”当再换一拨时，问的还是这个话题，而且我发现他们虽然这样问，其目地并不注重问话内容的本身，记录也是敷衍式的，换班时把记录给撕掉了。后来我终于明白：他们这种车轮战式的非法审问，目地不是问资料的来源，因为我手头就没什么资料。他们这样的目地是折磨你精神和肉体的同时，打掉你的正念。明白后，我立即发正念让他们困和睡觉，还真灵，每2小时换班时，只要我一发正念，他们不是哈欠连天坐不住走了，就是趴在桌子上睡大觉。对于这种“黑脸”式的迫害一般我们都能够看清楚或知道如何去对待。然而，对恶警伪

件事”，这是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包括“洗脑班”的唯一办法。

对还没有完全认识“洗脑班”的邪恶本质的同修，谨以师父的《洪吟二》中的〈理智醒觉〉共勉，尽快走过来：

理智醒觉

少息自省添正念

明析不足再精进

二零零三年九月四日

破除洗脑班的心得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正法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还有很多众生需要我们去救度，但是我看到还有不少同修因为执著心没去，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陆续被绑架迫害，影响了救度众生。有不少同修被狱警、犯人毒打，有的甚至失去了生命。我看到这些感到心痛，想把自己在狱中修炼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

我得法较晚，在证实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学法不深漏洞多，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与同修相继被抓，被非法判刑入狱。刚到监狱，第一眼见到的就是一批被所谓“转化”了的昔日同修。这使我们这一批新被绑架来的同修非常困惑和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坚定的一个学员，怎么几天、甚至一天，就判若两人，前后变化之大、之快，令人吃惊，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办？这些使我们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以及洗脑的邪恶与过关的严酷。

从那以后我好象一下成熟了许多，不再象以往那样对修炼似是而非了，知道了在“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检验”（《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的过程中来不得半点含糊。下面谈几点实修体会。

一、解体狱中的洗脑班迫害

邪恶第一次针对我搞洗脑班，是刚入监狱两个月后。当时我想一

一下子彻底全盘否定牢狱，于是绝食。被灌食之后，我自感学法和心性还跟不上，离过关要求我的心性还差很远，于是理智的停止了绝食，加强学法。师父讲：“你今天一下子做到了，你今天就是佛了，所以也不现实，你慢慢的会做到这一点的。”（《转法轮》）这时邪恶调集“犹大”对我搞洗脑。我用了一个星期，闯关成功，结束洗脑班。

刚开始许多同修为我担心，结果成功闯关，干净利索，给其他同修极大鼓舞，对猖狂的邪恶当头一棒。当时的过程是这样的：一开始有点紧张，有些怕，想用全盘否定掩盖怕心，避开“犹大”。其实凭当时自己的心性，想一下子全部否定牢狱是达不到的。虽然有许多同修做到了，但每个人业力、心性、根基不同，要理智量力而行，不好盲从，根据自己承受力、忍耐力，稳步走出自己的路来。于是我加强学法，行、走、坐、卧中尽一切可能让自己大脑装满法。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只要是大法中的话、大法中的字就行，除了睡着外，其它时间脑子里一直不离开法，坚信师言：“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当时我会背的经文很少，就不停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正压百邪”，就象庙里和尚不停的念“阿弥陀佛”一样，反复不停，不论他们讲什么，反正我就是你讲你的，我念我的，不让它们往我脑子里灌东西，结束谈话后继续念法，不去分析他们讲的内容，不去计划明天怎么跟他们辩，就是继续念师父的法，直到睡着。日复一日，三天下来六七个“犹大”不跟我谈了，看起自己的报纸，打起了瞌睡。

总结这次成功破除洗脑班，有几点体会：

1、认清邪恶本质，不管是谁，哪怕是原来的同修，在这种场合（洗脑班）来劝说什么，都是被旧势力、被邪恶生命利用来干破坏法，迫害学员的魔、烂鬼所干的事。师父讲：“那些打着大法学员旗号散布邪悟的人，无论其过去是否是学员，都是在干着破坏大法的魔所干的事。”（《精進要旨二》〈建议〉）“不论他过去被抓被打表现的如何好，都是为了他今天跳出来迫害法、迷惑学员做准备的。希望学员不要听

该做好本职工作，在哪里都应该做个好人等等，通过这种心理暗示，让我不自觉的承认家人承受的痛苦是我造成的而不自知，加重了我对亲情的执着。每次跟他们唠完后，我就更加愧疚，更加想早点回去弥补这一切。

洗脑班的人明确向我表示不转化我，说是教养院那样邪恶的环境都没能转化我，他们更转化不了我了。同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我问寒问暖，主动帮我解决各种问题……，这些伪善的手段使我渐渐放松了心理上的防备，没能站在法上认清这种迫害方式。当时我感觉这里除了没有人身自由外，似乎象在家里一样，每天就是吃饭、睡觉，什么事情也没有，求安逸的心不知不觉被放大。我又想到自己是个法轮功学员在哪都应该做好，所以每天主动打扫室内外卫生、刷厕所、买回来好吃的东西和警察包夹一起吃，相处甚好。他们总是夸我，非常善良，非常好，素质非常高。半个月后陪我的包夹，还有警察主动找领导说情，让我早点回家，碍于情面我没有公开学法炼功。

在教养院那样严酷的环境中，面对酷刑迫害，我的心里没有一点怕，不管手铐电棍都不配合，而在抚顺洗脑班，我却只想着早日顺利回家，一天一天的数着回家的日子。因执着于亲情及有怕心，我没有堂堂正正的证实法，还出现了“斯德哥尔摩现象”，对洗脑班的人心存感谢。

回来后，和同修们交流抚顺洗脑班不打人不骂人，不象其它的洗脑班那样酷刑迫害，同修说我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承认了洗脑班，接受了他们的东西。当时我还不认同，虽然我有执着亲情的心，有怕心，没有堂堂正正的证实法，没有走好这段路，但我没被他们洗脑。直到前几天我看了同修的一篇体悟文章《迫害中的“白脸”与“黑脸”》，同修的话深深的触动了我：“不管邪恶采取什么招数，其目地都是一样的，最终是要使你正念下滑，从而把你拖下来成为常人”。对此我深有体会，从洗脑班回来后，我明显的感到被一种物质抑制着处于懈怠状态，精进不起来。没有抓紧时间学法，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为家人买衣服、买礼物、买家里的装饰品等上；由于我的愧疚心理，家人也

信息、电话号码等都保密，洗脑班的座机号码也是隐形的。上级领导来视察时不敢介绍身份、姓名，发表的文章全部要删除有关洗脑班的痕迹，它们也经常威胁大法弟子出去后不准泄露洗脑班的情况。它们经常接到各地大法弟子打来的真相电话和短信，特别是国内同修的及时上网曝光和国外同修的迅速配合(有的同修绑架还没超过 24 小时，他们就接到了国外同修打的真相电话)，极大的震慑了邪恶。

揭露洗脑班伪善后面的邪恶

文 / 辽宁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九月二日】一提起洗脑班，就会让人想起它使用酷刑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邪恶，这种迫害手段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当洗脑班以另外一种面孔出现时，可能会迷惑一些人心重的学员。

非法劳教期满后，我被当地“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从教养院直接劫持到抚顺洗脑班。在这里，我没有听到打骂声，也没有看到酷刑迫害，就连臭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院院长苏境在这里也是一副伪善的面孔，可是这里的转化率却很高，当时被非法关押的八名法轮功学员有七个转化了。据洗脑班的人说有一批转化率达到 100%，为此他们还开了庆功会。

为什么在不采用强制转化的抚顺洗脑班会有这么高的“转化率”呢？我一直没能在法理上对这个问题有个清晰的认识。直到最近几个月，从明慧网上看到各地频频的有同修被劫持到洗脑班，仅我市就有十几名被劫持到抚顺洗脑班，我才开始反思自己在洗脑班的一段经历。

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以来，我被非法关押多年，家人为此承受很大，因法理不清，没有放下对亲情的执着，我对家人有强烈的愧疚感。虽然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中共迫害造成的，但总希望自己能弥补他们，就是这种心理被邪恶钻了空子。在抚顺洗脑班，犹大及包夹们总是跟我谈论这个话题，说我应该承担起家庭责任，应

信他们邪恶的谎言。”（《精进要旨二》〈窒息邪恶〉）所以，他们这时无论口头说的再漂亮，再所谓有道理，其实统统都是邪悟，无需去分析它哪句对，哪句错，一概不去接受，不去听，只管平和的默念师父的法就行，不要被表面熟人、情带动。

2、脑子始终不离开法，不离开真善忍，不离开师父，无论谈话中，还是谈话后，尤其是谈话后，自己一个人独处时更是不能去想，不能去分析它们的话，一心学法即可。因为整个考验过程本质上就是看你离不离开法，守住念头在法上就行。

3、放下对洗脑班、对“犹大”的恐惧心，正面面对他们，坚信师父坚信法，谁也挡不了你，内心真正放下这个包袱，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是大法弟子，我是神，他们只是被操纵了的，本质上是被烂鬼操纵下的行为，我怎么可能怕你呢！这样就能放下怕心。所以当两年后，邪恶又想让我进洗脑班时，就很轻松的直接否定了。因为符合了没有这颗心就没有这个难的法理。我看到有的同修一直否定不掉，其实是因为在他心里深藏着恐惧“犹大”的心，而且有些人心还很重。所以我悟到要想否定什么，首先你得放下什么，你放不下它，怕它，担心它，旧势力就抓住你这颗心迫害你。你在家里顶门不开，他都敢翻阳台到你家，都敢在你上街办事、买菜路上，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你，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惧怕“犹大”、“六一零”、洗脑班的心是一个很大的漏啊。一个将来新宇宙不同层次的主宰者，会惧怕邪灵烂鬼吗？我们要抓紧时间救度众生，但要真被绑架到洗脑班，那也没什么好怕的。师父讲：“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它就害怕。”（《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走出洗脑班在我们心里投射的阴影。

随着修炼的深入，发正念的加强，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第三次邪恶想利用我的亲人（当时她不仅“转化”，而且还帮着邪恶“转化”别的学员）来办洗脑班时，我三天时间内说服了她。当时邪恶来势凶猛，有市、区、监狱等各级“六一零”的邪恶。我明白，一个原来坚定的大法弟子同修被洗脑“转化”，是由于有漏被旧势力钻空子控制

了，她自己做不了主，要救她，首先发正念灭尽其背后的邪恶，所以我前面两天只是默默的对她发正念，全力清除其背后的一切邪恶，清理完后，对准其心结解答疑惑，这时她很快就明白过来了。她明白真相后，当着“六一零”邪恶的面，三次郑重表明“法轮大法是正法”，重返大法修炼行列。就连在场的“六一零”恶人背后的邪恶都被清除了，他们也倒过来劝我们好好修。所以发正念非常重要。必须先从发正念开始，不可在表面硬争辩。

在谈话中，发正念有时会被他们的说话干扰，念头思想经常会不集中，分神，我就把手插在口袋里一遍一遍的写“灭”这个字，边写边想“灭”这个字，或者默默地用意念默写在对方的身上、脸上、一笔一划的写，这样就不会分神，集中精力在“灭”字上，也就是始终在法上，一般两三天谈下来，对方背后邪恶灭尽，这时你再跟她说什么，她才会听。包括“六一零”或者恶警，即使他们还是不认同，最起码是恶不起来了。实修中我看到操纵人的邪恶被灭的时候，有的恶人全身发抖，站不住要瘫倒；有的已经根本不敢用正眼看我；还有的心脏病发作，直往医院跑，象掉了魂一样；甚至有的直接说：我活不了了，我要死了。有一次，我对几个“六一零”恶警发正念后，看差不多了，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其实我知道他姓名）他回答说：“我叫旧势力”，我又问另外一个恶警：“你叫什么名字？”他顿了好一会说：“我叫共产党员”。从实修中我看到，真正的邪恶在他们的背后，人的这一层面根本就是被邪灵操控的，所以解救众生也好，制止迫害也好，关键在灭其背后的邪恶。师父讲：“因为我们是修正法的，对于善良的生命和世人都要爱护与救度，所以做任何事都要用善的表现，但对于操纵人破坏人类的邪恶生命的处理也是在保护人类与众生。”（《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所以来，邪恶再也不敢让“犹大”跟我谈。彻底扔掉洗脑班的包袱。希望我的实修心得能对还在恐惧“犹大”、洗脑班、“六一零”的同修一点启示，走出困境，真正走在神的路上。

二、正狱中环境

发攻击大法的资料和书籍给“帮教”们洗脑，同时，在原有的工资外，在“洗脑班”这儿还要拿一份工资、补贴，包吃住，还包日用品、水果等。每月工资有九百至一千二百元不等。有些人为了个人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610还有一个写作班子，由“洗脑班”提供学员的基本素材，编写污蔑师父和大法的文章，以学员的名义编写成书或在网上发表，用它们的话是“绝了你的后路，好让你的功友骂你是叛徒”等，以达到它们毁你自信，间隔同修的目地。

洗脑班人员的工资、招待费等主要全靠勒索各地送来人员的人头费来支撑。只要各地送不来人，洗脑班就办不下去，所以它们每年给各地（市、县）规定了指标任务，若没按指标完成送人任务，就要扣当地防邪办政法委一把手的行政分。

各地政府或有大法弟子的单位，每年因此而出人出钱（一人就上万元）怨声载道，特别是贫困乡镇，更是苦不堪言，但迫于政治任务，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于是经常采取软磨硬抗来抵制，大部份地区完不成上面规定的送人任务，所以各地绑架几乎都是国安和610出面，有的是事后通知单位。在洗脑班结束时的总结中也专门提到加强督促各地送人的事。

同修们一定要在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各单位、乡镇、街道办等讲真相，特别是迫害法轮功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压力（他们是深有感触的），让他们自觉抵制和帮助大法弟子，摆正自己的位置，让更多众生得到救度。

同时对于绑架大法弟子的国安和防邪办人员要尽快的、大力的曝光，不光在网上曝光，在他（她）们生活的环境周围，以各种形式（粘贴、传单、小册子）曝光，这是直接解体当地的邪恶因素，效果非常好。凡是整体做得好的地区，迫害是很少的。在迫害还严重的地方，同修们要尽快放下人心，形成整体，解体当地的邪恶因素，断绝各地为洗脑班的能源输送，彻底解体洗脑班。

洗脑班的邪恶人员们也非常的惊恐不安，不敢以真名示人，个人

开除工资等一一逼写“三书”——逼交待同修或资料点情况——利用亲情软化。

其中“攻坚”有市所谓“防邪办”(610)人员参与，采用车轮战，几天几夜不准睡觉，软硬兼施，对坚定的大法弟子采取吊铐，足尖着地，然后旋转身体；用烟头烧；用擒拿手劈手腕等手段，让人达到承受极限。

它们还采取什么“冷处理法”制造气氛，对你不理不睬，让你不安、怀疑，若是耐不住寂寞，就会“七分精神，三分病”自己把自己打垮。对女学员，它们还会采取搭肩、搂腰、拥抱、躺在女学员床上不走，压着双腿搔脚板心等流氓手段，让你心烦，屈从于它们的骚扰。

以上种种流氓手段对于真正的大法弟子，其实什么也不是。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年女同修被吊了七天七夜不准睡觉，她天天背法、发正念、讲真相，精神越来越好，而恶人们疲倦不堪，有的生病十几天，邪恶十分恐惧，不敢再迫害她。生病的那个恶人前去央求不要再咒(发正念)它了，它再不敢迫害她了。

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面前，污蔑大法的录像放不出来时，它们就会对大法弟子说：“你们又在发正念呀，都回房间去，我调好了你们再来”。为了干扰发正念，他们每天十二点准时叫吃饭，还有人巡视。但大法弟子照样坚持发正念，那些三十几岁的小伙子口里直说：“好累”。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下，“帮教”们在里面很难受，几乎坚持不到一个星期就要求轮换，到了最后，有的不管准不准假就私自离开，不愿再回来。有的根本就找不到人顶替，有的学着炼功，也有的表示回去后要炼法轮功。到后来“帮教”们整天忙于打牌、搓麻将，里面的工作人员每天也是钓鱼、打牌、网上看小说等，洗脑班处于瘫痪状态，实在维持不下去了，也就提前草草结束了。

从组织形式上解体“洗脑班”

洗脑班主要负责人只有一人，其余都是借调和招聘的临时工，主要负责人是市“防邪办”(610)调配的，其余人员主要依靠各单位、乡、镇、街道、无业人员、协警等组成的“帮教”队伍，上面不断的

在监狱那种环境，一开始人心很多，怕这怕那，处处都要去否定它，真是困难重重。也绝食过，皮肉之苦吃了不少，甚至随时可能失去生命。但总感到环境没有多大变化，甚至有些同修在这种痛苦中度日如年的坚持着，但有不少坚持不了多久，就渐渐的承受不住滑下来了；那些本来承受力小的同修，更是不知如何是好。通过加大力度学法，我认识到，其实我们是在证实自己，用身体去拼、去顶、去承受，而不是证实法。向外去找了，跟邪恶怎么去争，怎么去斗，象战场上争夺高地一样，虽然并不是那么明显，但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向内去修，找自己，所以法的威力显不出来。学法明白法理后，不断调整，把劲用在去自己的各种执著心上，灭争斗心、灭恐惧心、灭怕死心、灭……，不同时段冒出什么心，就针对它去灭什么心，真正是直指人心。其实当我真正这样严格要求自己、脚踏实地的修心去执时，那些执著心真的是经不住这样灭的，有的几分钟、有的几小时、有的几天就灭了。没有这个心就没有这个难，去人心后环境变化非常之大。例如：当我有怕被电警棍打的心时，首先要明白我们是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情，决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然后针对怕心就念：怕电警棍的心死，怕电警棍的心灭，一直念到去掉此心后，坦然为止。所以我后来多次正环境时，再也没有这方面的皮肉之苦，有两次架势摆好了，甚至连死人床都架好了，我加强灭这个心的力度，坦然了，心放下了，邪恶就把死人床抬走了，近在眼前的难就化解了，一切化险为夷。

放下生死，如何放？其实就是灭怕死的心，直指这个心去灭，再加上学法明理，知道肉身只不过是一件衣服而已，把怕死的心去掉后，对肉体执著自然就放下了。当然去掉怕死的心决不是以死抗争，我们还要珍惜我们的肉身在人世修炼、救度众生。这时向狱警要《转法轮》，他们不给，我就给他们写真相、写声明，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提前把怕死的心灭干净了，所以他们赶紧给书。整个过程中，自己只是去去心、动动口而已，证实了法。佛法无边，我只是去掉了执著心，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

后来的正堂堂正正的炼功、堂堂正正不穿囚服、理正常发型、不劳动等等都是这样正过来的。不过程序更加简单，就是当自己要准备正什么的时候，自动会有心冒出来，那就先灭这个心，灭完灭尽了，然后再破人这一层，如自己换衣服，开始正常炼功，自己找人帮我理我需要的发型，停止奴役劳动等，邪恶根本就管不了，干脆不问也不管了，他们怕还来不及呢，怎么敢管？邪恶之所以敢迫害，是因为你有执著心，才被他们钻空子迫害的。当你去掉执着心后，在法上时，邪恶怎么有力量敢跟整个宇宙正法抗衡？躲还来不及呢！

在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过程中，理智去做非常关键，刚开始不理智，没有根据自己的承受力与心性去做，恨不得一口吃个胖子，邪恶就会钻空子迫害。经过学法，痛定思痛后，回归理性，一步一个脚印扩大正环境的范围与力度，例如堂堂正正炼功，整个过程就非常理智，一开始只能公开摆个打坐姿势，那就只摆个姿势，当心开始紧张时，就把腿放下来去怕心，针对怕心，念怕心死，怕心灭。反复念，反复灭，坦然后，下一次就能摆到五分钟，心又慌了，那就再拿下来，再灭心，灭一段时间后，下一次能摆到十分钟，心慌后那就再停下来，再继续灭。就这样一点点去心，一点点延长时间，从五分钟，十分钟到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再到一个小时，从睁眼炼一会儿闭眼炼一会儿，再到闭眼炼，最后到完全坦然美妙的打坐，从只炼静功到动静全套，从一天炼一遍到一天炼两遍，即使对着全省监狱系统摄像头也象在家炼功一样的坦然心不动，等等。都是这样一点点去心，一点点延长，一点点扩展的，只要心性还不到位，就先不做，等心去到位了，再正式破人这一层，所以整个过程既理智、又稳健、又没难，就象水库涨水一样，整体（整个外在身体动作与内在心里平稳）提高，整体升华，一切水到渠成，风平浪静。

这个过程看起来好象很慢，其实只要精进不止，是很快的。我从开始启动炼功，到完全动静全套能正常炼起来，并且没有阻挡，也只用了一两周时间就完全正过来了，扎实稳当，把原来外在的激烈抗衡，转化成完全内在的自我修心，外部一点也看不到冲突，一派祥和，圆

扰的经历：九月份有一天，她所在地办事处邪党委书记来找王同修去洗脑班学习学习，并说给她解决吃低保问题，来诱骗她。

同修正念否定迫害，并说：我也没时间去，也不吃你们给的所谓“低保”，我修大法按真善忍去做好人，我有工作你们不让干，下岗不给生活来源，我自己拉车上街，叫卖白纱布头来维持自己吃饭问题，遇见有人需要去帮助我主动去做，别人谢我时，我说：要谢就谢我们的李老师吧！他让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的。我们这些善良民众，是按照师父传的大法“真善忍”做好人的。你们这些被共产党毒害的人，应该看看《九评共产党》，洗洗毒素清醒清醒才对呀！

邪党委书记心里有亏的说：你要不去洗脑班，明天就让恶警来抓你去。

王同修笑着对邪党委书记说：那我就天天在洗脑班里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命，三退保平安。

邪党委书记小声说：好好好，不让你去洗脑了，在家好好炼功吧，别出去就行。

晚上同修带上救人真相资料，来到邪党委书记家，让其更加明白真相，并善言劝退党。

彻底解体洗脑班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三日】看了明慧周刊 361 期中的“彻底解体洗脑班与同修切磋”一文后，深有同感。洗脑班必须解体，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洗脑班”能延续至今，还在迫害着大法弟子，不能不说在我们的修炼中还存在着问题，很多同修都在洗脑班遭受过迫害，我们应该放下人心，把自己了解到洗脑班的情况揭露出来，制止迫害，解体洗脑班，救度众生。

从“洗脑班”伎俩上解体它

四川资阳市洗脑班有着一定的操作模式，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一进班，基本上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隔离——被了解——被迫系统洗脑（看录像、书籍）——被迫写心得——被“攻坚”——被恐吓判刑、

怕，我给自己定了一念：我是神，你是人，谁也动不了我，我高你低，把魔难看小。我就背《人觉之分》：“何为人 情欲满身 何为神 人心无存 何为佛 善德巨在 何为道 清静真人”（《洪吟》），我反复背，我要修出善心。出了烦躁心，我就把它去掉。

过了几天，从省里调来一个犹大。开始他问我，我就讲大法好。他歪曲大法，我看他是犹大，就不给他市场，心里发正念。他问我：“你想看书吗？”我说不看。他呆不住了，就走了。然后他就去了另一位同修的房间，诱惑她，钻了她的空子，七八个人围着她，给她念歪曲师父法的东西，打她。我在屋里帮她发正念，清除犹大背后的邪灵烂鬼。这时，我眼前出现了一个蛤蟆，我发出强大的正念，“灭！”蛤蟆就死了。过了两天，犹大就走了。

过了几天，邪恶恐吓我，要不写“三书”，说要判我几年徒刑，要劳教我。我有了怕心。又过了几天，我悟到谁说了也不算，就我师父说了算。坚定的正念一出，我就背“学法不怠变在其中 坚信不动果正莲成”（《洪吟二》〈精进正悟〉）的法，我更加坚定了。

又过了些天，他们又利用亲情来往下拉我，让我妹妹、妹夫去洗脑班，说我们家房也卖了，孩子也不上学了。我识破了邪恶的伎俩，妹妹又哭又闹，我就是不动心；恶人见动不了我这颗心，他们也就没有办法了。我就背：“修炼路不同 都在大法中 万事无执著 脚下路自通”（《洪吟二》〈无阻〉）天目中出现一个宝塔，周围是鸡蛋，邪恶就象鸡蛋一样，一打就烂。

到后来，又进去一位同修，给我背师父的《感慨》：“风雨十年莲满庭 橙黄紫绿九霄明 金刚百炼清纯现 真念化开满天晴 法徒慈悲世间行 善念救人除邪灵 一路正念神在世 满载而归众神迎”。学了师父的新经文，我的人心越来越少，正念越来越强，能量越来越大，五十九天后堂堂正正的走出了洗脑班。

正念否定邪党洗脑班的诱骗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听本区一王同修讲她被骚

容不破，证实了法的威力。

三、在狱中证实法、救度众生

由于理智冷静的在法上证实法，正不正的环境，使环境也越来越正，犯人与狱警对法轮大法越来越有正确的心态，他们也可以几乎没有顾忌的看《转法轮》，看经文，听我讲真相。其中有一位狱警看完《转法轮》后，当晚老师点化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善待弟子，紧随大法。有的犯人敢大声称中共是邪党，敢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直接称新替换来陪我的连号为：又来了一个得法的。有个原来极端仇视大法的犯人，看到了我所走过的路，从困境到坦途的全过程，感叹佛法的伟大，下决心要学大法。专职“六一零”警官当众直接讲《转法轮》是真经，要好好学好好修，平时对我关怀备至，问长问短，看到中共邪党残酷迫害善良的大法弟子，发出正义的呼声“共产党早晚要灭亡的”。

由于环境好转，整个监狱关押的同修整体都在提高，被“转化”的学员陆续回到大法中来，人手一本手抄《转法轮》，都能正常炼功了。师父的新经文，整篇整篇的传进来，剩下的“犹大”再也不敢理直气壮趾高气扬，“六一零”对他们也没了兴趣，并且再也不敢让他们与真修者接触，洗脑班基本上处于瘫痪，同修都在提高升华。除了四个整点发正念，大家又约定每天两个整八点专门对本监狱邪恶发正念，许多有缘人被救起。

当我最后离开监狱时，一位监狱长跟我长谈了一次，嘱咐一定不要“转化”，一定要修成，回去继续好好修吧。证实了佛法的伟大、慈悲与无所不能，正如师父所言：“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转法轮》）在证实法中救度了众生。

接下来我要更加向内修，向内找，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比学比修，走好最后的路。

个人心得，不足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

口出利剑 洗脑班震撼

文 / 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三日】

一、告诉洗脑班什么是“佛法”

我在劳教所、洗脑班等黑窝，对于“转化”迫害我的人的回答是：“‘佛法’是从粒子、分子到宇宙，从更小至更大，一切奥秘的洞见，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他是宇宙特性‘真、善、忍’在不同层次的不同的论述，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道’，佛家所说的‘法’。”（《转法轮》<论语>）这次是宇宙正法，宇宙的一切，从微观到宏观，都要大法生成，大法再造，大法同化，而地球是宇宙里的一个尘埃的尘埃还不是，地球上的人有什么本事敢负面评论宇宙大法呢？你将来往哪儿去呀？对方再邪恶，也无言以对，往往都会说：“你还能这样说。”转身而走。

二、口出利剑

长期以来，有些同修对邪恶的绑架心有余悸，所以进去，走不出来的多，还有的同修受到酷刑的折磨。而我总喊“大法好”，就出来了。我是两手叉腰，从丹田发出底气最洪亮的声音喊出来，每天不停的喊。那个黑窝不几天就解体了。

我没开天目，但我深深的感到，口出利剑，直穿邪恶的心脏，整个黑窝在“大法好”的呼声中颤抖。前来提问的恶警调头而跑，所长见我后会双手抱拳说“大法好！”武警低头靠着边上溜走，我在的号子里的人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和我一起喊“大法好”，并且全部三退。每天点名报数，轮到我是“大法好”，所以队也不要我站，什么都不要我参加，在师父的安排下，还百般的照顾。

停不了几天，“六一零”天天要监控看，而且看时提前通知号子。我知道这是来看看大法徒的形像。本来恶人扬言最少要我住十年八年的，因为劳教送不进，判刑判不了，这次住了15天。恶警最后天天问我，这次住的最长了吧？我当然不回答他们。但我心里感到邪恶是最脆弱的，不是我怕他，而是他们怕我，他们可能是度日如年了吧。

两次被劫入洗脑班迫害，每次我就是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从没写过“三书”，从没向邪恶低过头，每次都是堂堂正正的闯出来。下面把我后一次正念闯出洗脑班的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切磋，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今年六月十一日早上八点，乡派出所四人开车突然闯进我家，没有任何理由，不容分说，把我劫持到张家口市洗脑班。一路上，我就跟他们讲真相和大法的美好，讲大法遭迫害，讲天灾人祸，讲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到了洗脑班，就给我检查身体，乡书记把我叫出去说：“你写三书吧！写了我还把你带回去。”我说：“我不写。”

洗脑班关了我们六位同修，一人一屋。在里面，我什么也不干，一直在背法，长时间的发正念，一点人心也不要。背《论语》，背《真修》：“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著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线。”（《精进要旨》），背《也三言两语》：“‘好人’一文话不多说明了一个理。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从常人中走出来。”（《师父评语》）

洗脑班是个黑窝，既然来了，我就要清理你这个黑窝，我就跟里边的人说，让家里给捎点衣服。他们说：“你要衣服，你不准备出去，你要把牢底坐穿。”他们隔几天就来让我写“三书”，他们歪曲法，让我承认法是假的。我心里坚定一念，师父把着关呢。他们说话，我不搭理，就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说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这时，师父往我的天目打上了字——准得有个毕业考试吧！任何情况下都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和指使。我更加坚信有师有法，什么也不

持续发正念 闯出洗脑班

文 / 吉林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九月份本地区的“六一零”也办了洗脑班，月初的一天下午我们街道和社区的主任、书记来到我家让我去参加洗脑班，最后把我劫持到洗脑班了。当时甲同修已被劫持到洗脑班三天了，他在里面很坚定坚持炼功、背法。

我被抓进去后，有两个犹大对我讲他们的歪理邪说，他们说他们的，我做我的，我不停的发强大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黑手烂鬼。第一天晚上躺下后我想这是铲除邪恶的最好机会。我就躺着发了一夜的零距离的正念，解体洗脑班周围和上空聚集的黑手烂鬼，困了睁开眼睛发到二、三点钟。白天两个犹大继续讲，开始他们讲的很凶，他们讲多少，我就发多少正念，最后他们两个嘴常人磕了，我知道这是他们背后的黑手烂鬼解体了，邪恶筋疲力尽了。

第二天晚上我睡到十二点多开始发正念到六点，我想既然已经到这里了，那么待多长时间就发多长时间正念。结果那天起床后，洗脑班就以某种原因让我走了。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安全走出黑窝。

其实邪恶是最怕零距离发正念的。如果进到洗脑班的，所有的同修都少睡觉多发正念，再加上外面的同修的配合的话，邪恶的洗脑班是开不成的，一定彻底解体。

以上是我的亲身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要集中力量早点解体邪恶的“六一零”非法组织，兑现自己的誓约，修的无漏才能达到圆满的标准。

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走出洗脑班的过程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我曾两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

运用神通解体洗脑班

文 / 屹然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近日浏览明慧网，看到仍有不少同修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迫害，心情非常压抑。目前人类的每一天都是为大法的需要而安排的，大法弟子在争分夺秒的抢人救人，旧势力却在垂死挣扎中疯狂的迫害大法弟子。中国大陆一些地区“洗脑班”猖獗，正是旧势力走向穷途末路时的魔性大暴露。

旧势力对每个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它们的系统，包括大法弟子入门、修炼、生活以及平时的一思一念，都做了无孔不入的周密安排。洗脑也是它们对大法弟子进行邪恶安排中的一部份。

师父讲过一个人如果没有脾气、秉性、特性、元神存在就是一块肉，就不成其为一个完整的人，可见精神生活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有多重要。往往大法学员一旦被邪恶洗脑进而“转化”后，就会表现出时而哭时而笑，真好象主意识不清的精神病人了。然而旧势力偏要从生命的主宰因素——思想意识上瓦解式的所谓“检验”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成度，以达到它们想要彻底毁掉大法弟子的邪恶目地。

那么对于洗脑班的存在，我们首先应该打出全盘否定的一念：洗脑班是不应该存在的！我们应该把这一念定住！因为它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是我们的师父不承认不允许的。我们也不要把它看的多么可怕：“相由心生”，我们把它看小，它对我们就起不到多大的干扰作用。而对于洗脑班帮凶人员鼓吹的歪理邪说，我们应该清楚那是旧势力所谓考验我们信师信法成度的邪恶安排。“朝闻道，夕可死”，更何况我们有多年的学法基础，怎会被其谎言蒙骗？只要我们坚信师父的话，就不会被动摇。师父说：“其实我说不厉害，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它什么也不是，你别看它修了千儿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转法轮》）一切诋毁大法的谬论都不能成为阻挡我们信师信法的绊脚石。

虽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和安排，然而大法弟子一旦被邪恶

绑架到洗脑班，还是要主动认真向内找。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被邪恶绑架到洗脑班？是不是我们平时学法不深？是不是我们法理不清、对师父的法不够坚信？向内找是听从师尊的教导“了却人心恶自败”（《洪吟二》〈别哀〉），是从根源上否定迫害。决不等于认可旧势力的邪恶考验。我们有师父管，一切邪恶都不配考验，谁动谁是罪，谁动谁偿还！

向内找的同时还要有彻底解体洗脑班的强大正念和信心。旧势力绑架到哪里迫害我们，我们就解体那里另外空间一切参与迫害的相关生命和因素，包括一草一木背后的邪恶因素，以及弥漫在那个空间场的一切邪恶的灵体。即便我们离开了那样的黑窝，也要用神通跟踪解体那里的邪恶生命和因素，直到人间表面的黑窝也被解体掉。严格地说，铲除那里的邪恶也是我们正念否定旧势力迫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记的我被中共劳教所迫害期间，大法弟子被强制参加奴役劳动——包装毒药。每天早上三点钟出工，吃不饱饭的情况下一天要连续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儿。劳教所很少给我们发放防毒面具，毒药粉末直接吸入人体，致使同修身体受到极大的损害。多数同修面部长斑，还有同修被药粉呛的吐血。

我们悟到大法弟子不应该消极承受那种非人的折磨，应该解体那个毒药厂。于是很多大法弟子对此事发正念，夜间继续接力发。其间发了几天不见成效后，同修们陆续停下来。后来我们想到师父讲过一个神足以安排整个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一切不出偏差，这还是旧宇宙的神，更何况新宇宙的觉者呢？我们有能力解体它呀。师父赋予我们佛法神通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用来维护大法的。我们有什么可怀疑的、有什么不敢用的呢？看不到预期的效果就不发了，那不正说明我们信师信法的成度还不够吗？难道大法弟子连常人的愚公移山精神都不具备吗？于是我们再次统一认识，六十多个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发正念。结果六天后劳教所宣告毒药厂解散了。后来我们又集体发正念解体了劳教所里的家具车间，有效的遏制了邪恶对大法弟子

的奴役迫害。

由此提醒已被邪恶绑架到洗脑班的同修，索性权当自己直接到黑窝里捣毁邪恶来了吧。平时发正念还要打出佛法神通到处追查邪恶呢，这下可以象孙悟空钻进白骨精肚子里一样，把邪恶打的落花流水，直至彻底灭尽。每一个被非法关押在里面的大法弟子抱定一念——洗脑班不够小指头捻的！坚信大法的无边法力，互相配合，形成整体，二十四小时接力发正念，运用佛法神通解体洗脑班，它一定被解体。

如果那里的恶人胆敢对大法弟子行凶作恶，我们可以运用神通，将其背后的邪恶因素打碎后化为原始之气为己所用。而对于“人”的这一面，我们可以运用神通“定”其肉身遭报应。“在各种迫害中，为了制止迫害，都可以用正念反制恶人，包括用拳脚打学员者。”（《正念制止行恶》）“有的大法弟子看到邪恶生命时发出法轮及大法神通除恶，也有的学员对于世间的打人凶手、杀人犯用限时报应定其在日内任何时间遭报应，有效的清除了邪恶因素，抑制了坏人。”（《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而对于明慧网多次曝光的毒打、污辱女大法弟子的洗脑班首恶付彦春之类毫无人性的流氓暴徒，大法弟子也可以运用神通除恶。比如可用“掌手雷”劈它另外空间的生命体；或用“化功”将其另外空间打人的“爪子”化掉，他“人”这面就会两只手耷拉着抬不起来了。这对他本人会有多大的震慑作用啊？他就会因此收敛恶行。

这样做一方面窒息了邪恶，另一方面让常人见证大法是有威严的，另外对那里善念犹存的帮凶人员也是个警醒，给他们留一线选择得救的希望。同时维护了宇宙中“忍无可忍”的法理。

随着正法洪势的迅猛推进，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生命只能在绝望中走向灭亡，彻底摧毁迫害大法弟子的洗脑班早已成为正法进程中的必然。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是新宇宙觉者的伟大使命，正念解体洗脑班同样是每一位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我们平时勤于运用佛法神通“解体中国大陆洗脑班”，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就会很快销声匿迹，直至灰飞烟灭！